

書緣

徐 潜 / 著

我与书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書緣

徐 潜 / 著

我与书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缘/徐潜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72-0793-2

I. ①书… II. ①徐… III. ①图书出版-出版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721号

书缘 SHUYUAN

著 者 徐 潜

责任编辑 李延勇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封面设计 李岩冰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电 话 0431-86037507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mm×650mm 1/16

字 数 145千字

印 张 10.5

书 号 978-7-5472-0793-2

定 价 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书缘的缘起

我与书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我是 1965 年上的小学，当时的学校离家十多里路，我住校，每星期回一次家。当时住的是用野麻和稻草铺成的不床不炕的通铺，吃的是不足以果腹的窝头和熬西葫芦菜，很不可口，回家就成了每星期的盼头，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然而，回家的路并不好走。那是塔里木沙漠边缘人迹罕至的荒原戈壁，有很多蛇和各种蜥蜴，每次回家都要走过很远的荒野，在一人多高的红柳和野草中的小路上穿行，因为常常和各种动物在同一条路上不期而遇，总会想起关于狼和野猪的传说，一个人时就会恐惧得想哭。那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恐惧。后来我在上大学后，在杰克·伦敦和麦尔维尔的小说中才理解了那种恐惧。第二年父母把我送到

了团部的中心学校，但那里离家更远了，有三十多里路，那是一条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暴扬的土路，两边仍旧是荒原，只有很少的农田。每次回家都走得精疲力尽，昏头涨脑。那年我8岁。

当时还很不懂事的我，不怎么爱学习，每学期发下来的新书，用不了多久就没了。都被我学一页撕一页地折成纸三角，与小朋友在土地上拍着赌输赢，有时输急眼了，就拿没学过的来折，所以语文算术两本小薄册子撕不了多久就连皮带瓤不见了。为此，还让失望到忍无可忍的父母揍过。我与书的缘分就此开始。

我的小学就是在不读书中度过的。那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期，大人们都被革命革得疯狂了，我们这些孩子也自得其乐地玩疯了，翻墙上房，爬树打仗，偷瓜偷果，在野地里捕捉野兔野鸡，把人家养的驴偷来骑。总之，什么都干，就是不读书。不知不觉间，我从只会一味疯玩的儿童长到了十四五岁，强健的身体，充沛的精力，无限的幻想都蒸腾在青春的生命里，转化成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但到底渴望些什么，自己也不说清楚，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更美好更朦胧的人生在等待着我。就在那一年，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被扯得无头无尾的《斯巴达克斯》，尽管

我当时的文字水平仅能勉强读懂“两报一刊”，但书里的故事却把我一下子迷住了。我突然觉得，在我狭隘封闭的想象力之外，在嘈杂混乱的停课闹革命之外，还有一种那么崇高的人生，那么壮美的生活，那么动人的男女情感。于是我开始到处找书来看，那些不知从哪淘弄来的破旧书，经常是连封面和目录都被撕掉了。《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牛虻》《巴黎圣母院》和不知名的手抄本，只要是故事书就行。从那时起直到我毕业下乡，即使在没有电灯的知青点，不管白天的工作有多苦多累，我都坚持在自制简陋的煤油灯下读完每一本能弄到的书。不但读，还拿笔抄写下精彩的片段，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大学。在大学期间，我会为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到琉璃厂中国书店去排一夜的队，到毕业时也为自己有了十几箱的书而感到满足和自豪。这些年我从一个大学教师到出版社编辑，从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逛书店到可以不花一分钱攒起成百上千册的图书，对书的感情一直都在。现在我自己都不清楚有多少书，以至其中的一大部分连我都没来得及看过，而且将来也未必能一一细读了。记得当年“文革”期间，粮食奇缺，吃不饱饭，老是梦想着有一天能敞开肚子撒欢地吃，吃能想得到的一切好吃的。但是今天，经常对着一桌美食慨叹。我与书

的情况就和这差不多，当我能很轻松地得到很多书的时候，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感已经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悄无声息地远离了我。老话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七八，此之谓也。

絮叨了这么多，是因为一说起自己与书的关系，就有想说话的冲动。我和我的这一代人，严格地说根本没有受到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我在新疆的那个接近原始状态的环境中，更是如此。是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文化的世界，知识、历史、理想和朋友，让我的人生从读书教书到编书，生命能不断地充实，从爱好到职业都是如此。在这本书里收辑的是我这些年读书品书的体会，也有一些是与书有关的心迹和感想，有的是因为工作关系有感而发，有的是自己爱好随意为之，虽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表明我对读书的喜欢。取名书缘，但愿缘长久，与书共人生。

徐 潜

2011年7月27日

目 录

contents

小品文大世界	1
话说明清散文	4
《古文观止》的魅力	8
掌中小故事 世间大道理	10
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12
细节·情景：历史的风采与魅力	15
往事堆积出来的快乐	19
让美神下凡到人间	
——《应用美学》读后	22
咀嚼童年	
——对《年轮》的一种读解	29
《东八时区》三题	36
展示关东移民文化的意蕴	
——评长篇历史小说《东家》	42
化解挫折与进取人生	45
献给新世纪的厚礼	
——文化巨典《全唐文新编》问世	48
重温旧梦与感悟人生	
——《紫色学历》话语方式漫笔	51

小说中的诗仙词圣	
——漫说《著名古典小说诗词赏析》	56
《秋瑾全集笺注》的校、笺、注	59
生活的智者	
——关于《哲思短札》的短语	67
刘鹗与《刘鹗集》	
——写在《刘鹗集》出版之际	70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述评	75
真实的力量	
——我读《三杯茶》	80
《元朝别集珍本丛刊》首辑五种评介	86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读《与世界相遇——近代东北叙事录》	93
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	99
漫议世纪交替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及趋势	113
长销图书的策划打造与经营方略	126
责问书价虚高	134
阅读：打破束缚、追求超越	
——从文化特征看吉林人的阅读倾向	143
从海格特到拉雪兹	147
越战纪念碑前的遐想	151
亡灵之魅	157

小品文大世界

提起“小品”，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明清小品”，这并不是说只有明清时代才有小品文，而是说明清的古典小品文最精彩。其实，散文不仅在中华文苑中成熟最早，而且优秀的小品文也早就成为历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像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都堪称是小品文创作的大师级人物。明代后期和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各种文学体裁都进入了自己的晚年，似乎只有小品文，迎来了自己的盛年，焕发出耀眼的青春。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小品文这个名词尚未从文体学的角度被使用，人们还只是把佛经译本中语言精辟、篇幅短小的简本称为“小品”。应该说，人们自觉地用审美眼光来关注小品文的艺术特征并从理论上给予总结，是更晚的事情了。从这一点来看，小品文还真是中华文坛上的后起之秀。

其实，小品文一词，尤其是明清小品文一词被广泛使用，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受到青睐，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像周作人、周树人兄弟、林语堂等都是研究小品文、创作小品文的顶尖高手。也就是从那时起，明末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和一批才思敏捷、思想活跃的学人王思任、张岱、刘侗以及清代以来的桐城派精致小品，袁枚、龚自珍等人的玲珑美文被不断地编辑出版，在学界和作家中也引起了别有的重视。从近百年来大家都认可的艺术品位来看，明清小品具有篇幅短小、语言简劲、形式灵活、意蕴深刻和个性舒展五大审美特征，正是这不可分割的五点，使明清小品文成为一种独立于中华文坛的语言艺术之花。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尤其是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语言艺术的阅读时尚也在悄然变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速，传统休闲阅读从长篇宏论的大部头逐渐趋向于短小精辟的小品文，尤其是明清小品文灵活的形式、自由的精神契合当代生活的个性化追求，而精彩隽美的古典语言，正可以弥合当代人由于语言贫乏而带来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目前愈演愈烈的“速读”趋势，使传统的研读变得越来越浅，浅显直击、简明扼要也是小品文的一大特色，即使是描写景致、刻画人物也决不拖沓，点到就好。这一切都使明清小品文备受欢迎，成为现时代人们阅读时尚中的“古典明

星”。因为这些小品文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古典的蕴味和古文的隽美，更与当代人的审美价值取向有着深度的契合。仅从这一点来看，小品文是古代文学最具现代感的艺术形式。

话说明清散文

面对汉唐散文，明清散文的地位像面对唐诗的宋诗，在唐诗这座高耸的山峰面前，宋诗显得渺小了不少。其实，在中国诗史上，宋诗真的不差。面对汉唐古文，明清的散文也有着同样的尴尬。一方面，在汉唐古文的耀眼光芒中，明清的散文有些黯然失色；另一方面，明清的散文家们也不够自信。他们或者“文必秦汉”，譬如前后七子的拟古之文；或者“文擅韩欧”“文宗欧曾”，譬如归有光、唐顺之一派的小品文。即使清代盛世文章的旗手们，譬如桐城派的大师们，也是把“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评判创作的标准。今天翻翻当时对桐城派散文诸家的评价中，像“雄直似昌黎”、“直逼《史记》”、“神似大苏”的评语，比比皆是，这都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话又说回来，明清散文的拟古倾向，并不是说两朝五百余年中的散文家们都是江郎才尽，而是想说明，每个时代文学的兴盛与否、成就大小，有着

非常复杂的原因。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晚期，各种散文体裁都进入超成熟状态，这种“过分”的成熟如同事物盛极而衰，开始进入老化的状态。就散文而言，尽管创作数量极丰，也产生了几批名噪当时、流传后世的大家，但总体上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大体上看，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外因，即明清时代严酷的文字禁锢。譬如明代，虽在洪武元年，曾广拓人才，不分种族兼收并蓄。可为时不久，便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的《明初文字之祸》中，涉及文字得祸的就有几十人之多。洪武二十二年，胡惟庸狱；洪武二十六年，兰玉入狱，受株连而死者竟以万计。此后朱棣杀方孝孺，灭及十族。铁铉和景清案，也都被灭族。最可悲的是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亨作《谢增俸表》、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万寿表》、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都因表内“则”字（音近“贼”）而诛。与此类似的还有十余人。而清代的文字狱就更是令人恐怖了，众所周知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就吓倒了几代文人，就连桐城派旗手方苞也受牵连入狱。总之，明清两朝的文字狱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使活生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受到钳制，而散文向来与政治倾向或思想意识发生直接的联系，最容易受到统治者关注，这就不能不使许多散文作家“避席畏闻文字狱，著

书都为稻粱谋”。

其二是内因，中国古代散文在经历了秦汉和唐宋两个创作高峰后，其自身能穿透的社会生活面、形式特征乃至作为一种文体的思维模式，都趋成定势和僵化。如巨树高龄，虽发新枝，但毕竟盛年已过，活力衰退难以抗拒。八股文出现在明代，恐怕就算是一种病态所致。

由于有了以上两种主要原因和其他一些复杂原因，明清从事散文创作的几代有志之士一心要振兴古文，但到底也未能振兴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明清散文的衰颓并不等于这五百多年的文苑总是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我们上面用作参照系的是华夏二千多年的散文发展史。其实，仅就明清两代而言，也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粗略地看，明初的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都是承先启后的文坛宿将，也都有名篇传世。后来的前、后七子，虽有拟古习气，但毕竟在弘扬秦汉和唐宋的古文精神，创作上也有一定的实绩。而唐宋派的归有光、唐顺之等人，在崇尚韩欧文风的同时，还是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到了明代晚期，讲求情致性灵的小品尤盛，像叛逆性极强的思想家李贽、公安派三兄弟、竟陵派钟惺和谭元春，加上才高笔劲的张岱、张溥等人，一大批性情真挚、灵气十足的散文作品争奇斗艳，使晚明的散文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

清初的散文大家，几乎都来自明代，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变，人生理想的破灭，这一时期的散文显得更为凝重和尖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创作，追昔抚今，谈古论今，开了清代散文经世致用的文风。接下来的侯方域、魏禧、汪婉等人的散文，语言精妙，格调淳朴，为盛世华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代散文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即所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时代。桐城派散文的崛起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散文创作的最高峰，作者阵容之强大，延续时间之悠长，作品水平之高、数量之丰，在整个两千多年的散文发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桐城之文的尾声一直到清末，在此绵延的一百多年中，湖阳派散文、郑板桥、袁枚和后来的龚自珍等也都有才气横溢的佳作传世，但整体上均未达到桐城散文的成就。

上面这些非学术的漫议和有欠文采的流水账，并不是为了给明清散文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也不可能让读者对明清散文有个完满的印象，只是说明这两个时代五百余年不会出现像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和唐宋八大家那样的顶级大师和辉煌巨著的原因。同时也想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明清散文也有自己独领风骚的时代风采，独具匠心的审美意蕴，独辟蹊径的艺术追求，它们也是中华文艺百花园中独一无二的奇葩。

《古文观止》的魅力

清康熙年间，有吴姓叔侄二人，特喜好古文，亦颇通经史，还擅长做八股，由于志趣相投，常以古文切磋研习为乐，遂合作选编了一部自东周至明末的文集，这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秀才，也随之青史扬名。

其实，从古至今，古代文章的选本何止百许，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大浪淘沙，不知所往。唯独这部《古文观止》，传世不衰，流传甚广，影响愈大。这其中原因何在？美国著名学者、《不列颠百科全书》董事会主席莫蒂丝·丁·阿德勒曾对选定名著提出过六条标准：一、阅读者最多，不是一两年的畅销书。二、通俗易懂，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专家教授。三、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绝不会因政治风云的改变而失去价值。四、隽永耐读，一页的内容多于许多书籍的整个思想内容。五、最有影响力，最有启发效益，